



莊子翼註



口 13

1600

8

屬附學大田稻早
館書圖

寄第一

經書

第 317 號

第 8 卷

出帶許不外館書此



仁壽
1600
8

莊子翼卷之八

徐無鬼第二十四

北海焦 坎弱侯輯
秣陵王元貞孟起校

徐無鬼因女商見魏武侯武侯勞之曰先生病矣苦
於山林之勞故乃肯見於寡人徐無鬼曰我則勞於
君君有何勞於我君將盈嗜欲長好惡則性命之情
病矣君將黜嗜欲擊好惡則耳目病矣我將勞君
君有何勞於我武侯超然不對少焉徐無鬼曰嘗語



君吾相狗也。下之質執飽而止，是狸德也。中之質若
視日上之質，若亡其一。吾相狗人，小若吾相馬也。吾
相馬，直者中繩，曲者中鈎，方者中矩，圓者中規。是國
馬也，而未若天下馬也。天下馬有成材，若卹若失，若
喪其一。若是者，超軼絕塵，不知其所。武侯大說而笑。
徐無鬼出，女商曰：「先生獨何以說？」祝吾君乎？吾所以
說吾君者，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說之則以金板
六弢，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為數，而吾君未嘗啓齒。
今先生何以說吾君？使吾君說若此乎？」徐無鬼曰：「吾

直告之，吾相狗馬耳。女商曰：「若是乎？」曰：「子不聞夫越
之流人乎？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
嘗見於國中者，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不亦
夫人滋久，思人滋深乎？夫逃虛空者，藜藿柱乎鼯鼯
之逕，踉位其空閒，人足音跂然而喜矣。又况乎昆
弟親戚之聲，欬其側者乎？久矣夫，莫以真人之言，聲
欬吾君之側乎。」無鬼釋文：繡出人魏隱士超然司馬
云：猶悵然也。擊爾雅：固也。一身也。精
神不動，若亡其一。望之似木雞也。直謂馬齒曲
謂背方，謂頭圓，謂目失司。馬本作佚，卹佚驚竦若飛
也。大弢太公兵法金板，猶云藏於金積也。踉踉蹌蹌也
位猶處也。趨處於空谷也。跂然行步聲。聲欬，咳中聲。

郭註嗜慾好惡內外無可故云病矣不對不悅其言也夫真人之言何遜哉唯物所好之可也從橫說之而君未嘗啓齒是直樂鵠以鍾鼓耳故愁也聞相狗馬而喜猶人去國而見其所知各思其本性之所好也得其所好則無思無思則忘其所以喜真人之言所以得吾君性也始得之而喜久得之則忘之矣故超然不對無鬼託相狗馬以喻已無求之意狗之下質執飽而止猶人饑則爲用而有求者中質若視日猶人所視高遠未能忘已者一猶忘之則忘已可知馬之中規矩鉤繩是國馬也以況國士之遊乎方內者天下馬有成材不習而自然若此則無與樂若失則無與匹若喪其一則喪我之至非特以之而已超軼絕塵不知其所以況天下之士遊乎方外則吾安知君之勢而下之君安得不相之乎武侯悟其意所以大悅夫言以道接者也言不當道雖詩書禮樂不足以動言而當道雖相狗馬猶足以悅夫人

失其性命之情而耽於人爲猶去其鄉黨親戚而流於遠方與迷虛空以羣騁馳之間者也所謂真者則其性之固有猶其鄉黨親戚之舊也非至狂惑其有聞真人之警歎而不悅者乎

吳儔無鬼蓋神人也因時乘勢而不容心於其間所以言者亦默寓其意是以循道之歸而不逆其理順彼之好而不忤其情故雖武侯之剛暴亦悅而笑喻之有道故也

新傳武侯之性中材也不可卒告以至道而當於所好通之此無鬼所以有相狗馬之言也然無鬼非能相於狗馬也寓入道之意於狗馬耳以狗之上賢則若此其一以天下之馬則有成材所謂若此其一者以形神王而能忘其身也所謂有成材者以德字泰定而不虧其本也能忘其身則無爲不虧其本則無用無爲無用所以能入於道也

管見天下馬有成材一語超軼絕塵之姿可想像而得矣視日忘一猶可形容至於岬失喪一又善

述其難寫之狀非若國馬之可以規矩鉤繩喻也一
者物始萌兆若亡若喪猶云恍惚有無之間不可指
定其形質唯其啓之有道所以得
武侯之心其效速於詩書張略也

方思善

按多欲則神傷絕欲則神妨推至人爲能行
於而不流乃所以爲善養神也行於欲而
不流者惟外生者能之若亡其若喪其一此
外生之喻也而呂氏以爲喻人臣之忘勢淺矣

徐無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芋栗厭蔥韭
以賓寡人久矣夫今老邪其欲干酒肉之味邪其寡
人亦有社稷之福邪徐無鬼曰無鬼生於貧賤未嘗
敢飲食君之酒肉將來勞君也君曰何哉奚勞寡人
曰勞君之神與形武侯曰何謂邪徐無鬼曰天地之

養也一登高不可以爲長居下不可以爲短君獨爲
萬乘之主以苦一國之民以養耳目鼻口夫神者不
自許也夫神者好和而惡姦夫姦病也故勞之唯君
所病之何也武侯曰欲見先生久矣吾欲愛民而爲
義偃兵其可乎徐無鬼曰不可愛民害民之始也爲
義偃兵造兵之本也君自此爲之則殆不成凡成美
惡器也君雖爲仁義幾且僞哉形固造形成固有伐
變固外戰君亦必無盛鶴列於麗譙之間無徒驥於
鎬壇之宮無藏逆於得無以巧勝人無以謀勝人無

以戰勝人夫殺人之士民兼人之土地以養吾私與
吾神者其戰不知孰善勝之惡乎在君若勿已矣修
習中之誠以應天地之情而勿撓夫民死已脫矣君
將惡乎用夫偃兵哉

郭註天地均養不以爲君而恣之無極若苦民以養
與之耳與物共者也私自許者姦也愛民之迹爲
民所尚尚之爲愛愛已僞矣爲義則名彰名彰則競
興競興則喪其真矣父子君臣懷情相欺欲偃兵可
得乎從無爲爲之乃成耳美成於前則僞生於後故
成美者乃惡器也君爲仁義民將以僞繼之未肯爲
真也仁義有形故僞形必作成則顯也故有伐變謂
失其常然鶴列陳兵也麗譙高樓也步兵曰徒但
不當爲義愛民耳亦無爲盛兵走馬得中有逆則失矣

無以巧勝人謂守其朴而朴各有所能則平也無以
謀勝人謂率其真知而知各有所長則均也無以戰
勝人謂以道應物物服而無勝名也不知以何爲善
則雖剋非已勝若未能已則莫若修己之誠便甲兵
猶偃也

呂註以知治國國之賊不以知治國國之福則愛民
道故也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則成美因惡器
也器則已遠乎道雖有愛民之仁偃兵之義亦僞而
已愛民之形成固有伐則害民之始偃兵之形亦固
外戰則造兵之本惟無形則無所造矣鶴列于麗譙
則佳而觀之徒驥於鎬壇則玩而觀之非不得已而
用之也且得而不順天理則是藏逆於其間以巧謀
勝人則恃知而不以道以戰勝人則以兵強而不以
德殺入兼地以養吾私與吾神私則自許神者則惡
而病之謂之善戰而勝人不知孰善而勝惡乎在君
若不得已而欲爲之修誠以應天地之情而物無不

應矣患民
外不脫哉

口義

賓與擯同棄也養者生也天地生物本同無高下
貴賤之別和謂同物姦自私也我神本與萬物
為一情欲自私以昏之是所惡也君病此而不自知
我故勞君也有意愛民乃害之有意偃兵乃造之以
有為之心為有迹之事曰形造形成定也心執定而
不化則傷其內為外物所交亂曰外戰鶴列兵陳名
麗譙樓名鎬壇祭祀之地蓋謂人心若與物戰則一
室之內皆若兵騎陳列於前無非爭奪之境也人情
以得為順失為逆無得則無失故曰無藏逆於得巧
謂機心智謀自機巧出戰爭又自知謀出以此求勝
以快耳目之私是若勝矣然而胸中為物所戰撓外
惟勝而神者勞矣故曰勝之惡乎在但修吾本然之
誠以應天地自然之實與物無所造不爭
而戰勝則民外已脫矣何偃兵之求哉

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為御昌寓駢乘張

若謂朋前馬昆閭滑稽後車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
迷無所問途適遇牧馬童子問塗焉曰若知具茨之
山乎曰然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黃帝曰異哉小
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請問為天下
小童曰夫為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又奚事焉予少
而自遊於六合之內予適有瞽病有長者教予曰
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今予病少瘳予又且
復遊於六合之外夫為天下亦若此而已予又奚事
焉黃帝曰夫為天下者則誠非吾子之事雖然請問

為天下小童辭黃帝又問小童曰夫為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

郭註

聖者名也名生而物迷矣雖欲之乎太隗其可得乎為天下者若此言各自若則無事矣無事乃可以為天下也乘目之車出入息也為天下莫過自放任自放任矣物亦奚擾焉故我無為而民自化也夫事由民作令民自得必有道也馬以過分為害師夫天然而去其過分則太隗至矣

呂註

欲見太隗而七聖與偕所以皆迷亦猶七竅鑿而渾沌以夫欲見大道而聖知不絕宜其至于上達達而不悟也人心具神神則無方而遊不出乎六合之內非有督病不若是欲已之則莫若以明而上達乘日車而遊襄城是也雖然少痊而已以其猶乘日之車也弗乘而遊乎六合之外其猶有患乎為

天下者猶養心去其為害者而已

碧虛

童子以牧馬喻治國有言哉馬之真性隨草飲水自足民之放任耕食織衣自足更無他事再問不容示以不言之教也今之牧馬者不知鞭策之為害字民者昧乎法令之生姦乃謂馬難調而民難治兩失之矣

知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辯士無談說之序則不樂察士無凌詐信之事則不樂皆囿於物者也招世之士興朝潮中民之士榮官筋力之士矜難勇敢之士奮患兵革之士樂戰枯槁之士宿名法律之士廣治禮樂之士敬容仁義之士貴際農夫無草萊之事則

不比商賈無市井之事則不比庶人有旦暮之業則
勤百工有器械之巧則壯錢財不積則貪者憂權勢
不尤則夸者悲勢物之徒樂變遭時有所用不能無
為也此皆順比於歲不物於易者也馳其形性潛之
萬物終身不反悲夫

郭註 不能自得於內而樂物於外故各以所樂圖之
則萬物不召而自來非強之也與朝榮官以十
言士之不同若此故當之者不可易其方也能同則
事同所以相比此業得其志故勸事非其巧則情物得
所嗜而樂權勢生於事變凡此諸士用用各有時時
用則不能自已也苟不遭時雖欲自用其可得乎故
貴賤無常士之所能各有其極若四時之不可易耳
當其時物順其倫次則各有用矣是以順歲則時序

易性則不物物而不物非毀而何不守一家之能而
之夫萬方以要時利故有匍匐而歸者所以悲也
呂註 人莫不有至樂之處得是而遊之其為固也大
能固物者也自招世之士至勢物之徒雖趨向不同
而遭時有用不能無為則一以不知真君所在也夫
時有所用而為之非性命也時有今昔猶歲有寒暑
今一遭之遂守而不舍不能無為此皆順比於歲寒
而不知有暑暑而不知有寒以所遭為常而不物於
易者也人莫不有真君存焉而乃馳其形性逐物而
不知反此至
人之所悲也

循本 交許交輟也諒問也每事歷過許問之也招世
以天下為已事如招攬之也與朝立於朝也宿
名留名也貨際以交際為重也此合也不
名失業流散也勸者勉於力壯者勇於為
通義 圍于物者二身居事外用智者也順比于時者
十又五身居事內用力者也

之能變者也物而能易則形雖物而能神矣前之諸
藝情狀皆如物之有方有所不為能變易之物也
莊子曰射者非前期而中謂之善射天下皆異也可
乎惠子曰可莊子曰天下非有公是也而各是其所
是天下皆堯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然則儒墨楊
秉四與夫子為五果孰是邪或者若魯遽者邪其
弟子曰我得夫子之道矣吾能冬鑿鼎而夏造冰矣
魯遽曰是直以陽召陽以陰召陰非吾所謂道也吾
示子乎吾道於是乎為之調瑟廢一於堂廢一於室
鼓宮宮動鼓角角動音律同矣夫或改調一弦於五

音無當也鼓之二十五弦皆動未始異於聲而音之
君已且若是者邪惠子曰今夫儒墨楊秉且方與我
以辯相拂以辭相鎮以聲而未始吾非也則奚若矣
莊子曰齊人竊直子於宋者其命闇也不以完其求
鉞刪鍾也以束縛其求唐子也而未始出域有遺類
矣夫楚人寄而竊闇者夜半於無人之時而與舟人
鬪未始離於岑而足以造於怨也

郭註

不期而誤中非善射也若謂誤中為善射則天
下皆謂之羿可乎言不可也若謂誤中者羿也
則私自是者亦可謂堯矣莊子以此明妄中者非堯
而自是者非堯若皆堯也則五子何為復相非乎猶

魯選之自言鼓瑟俱亦以陽召陽而橫自以為是或
改調一弦五音隨改无聲則无以相動有聲則非同
不應今改此一弦而二十五弦皆改其以急殺為調
也遽以此夸其弟子然亦以同應同耳未獨能為其
事也五子各私所見而是其所是無異於魯遽之夸
其弟子而未能相出也未始吾非者各自是也惠子
便欲以此為至莊子遂夸齊人躡子於異國使聞者
守之不保其全此齊人之不慈也然亦自以為是故
為之而反以愛鍾器為是束縛恐其破傷唐失也朱
引楚人寄而躡聞者言俱寄止而不能自投於高地
岑岸也夜半獨土人船未離岸已其以闕齊楚二人
所行若此而未嘗自以為為
非今五子自是豈異斯哉

呂註

天下皆昇固不可惠子知莊子言為已發故以
為可言中則為昇不必前期是則為堯不必公
是此所謂以反人為實以勝人為名者也雖然五子
不皆是則皆堯之說不立矣不然則若魯遽之調瑟

不免以聲律相召而已施自謂賢於四子而實無以
異施以為我固無異於四子然與我以辯未始吾非
則奚若言此者欲以成皆堯之說莊子以微言感動
之父子之道天性也而齊人躡子於宋其命聞也不
以完以喻施輕其性命之情而不知愛其求鉅鍾以
束縛其求唐子未始出或譬施於辭辯名聲之外物
則愛之而恐其傷至於受之天者則失之而不知求
為可惜也楚人寄而躡聞者譬施於其真宅之歸而
於是非芒昧之際與入爭勝不足以下
有洛使與物不適而已非所謂知也

循本

射者必前期志的而中謂之善射今非前期志
的偶爾幸中便謂之善射是天下皆昇也可我
以喻天下非有公是而各是其所是以為天下皆堯
也何乎楊揚朱也秉公孫龍也冬寒之時能不以火
而爨夏熱之時能以冰而為冰事雖奇然不過因
冬至陽生以陽召陽而為火因夏至陰生以陰召陰
而為冰未為奇也置一瑟於堂置一瑟於室鼓此瑟
之宮聲則彼瑟之宮聲自動鼓此瑟之角聲則彼瑟

之角聲自動似爲奇矣然以律相同故聲相應亦未
奇也如唐曹紹夔知樂律洛陽有僧房中磬日夜自
鳴僧以爲怪因成疾紹夔素與僧善來問疾僧告之
故俄擊齋鐘磬復作聲紹夔笑曰明日可設盛饌當
爲除之僧如其言食畢紹夔出懷中錯鐺擊數下而
去聲遂絕僧苦問其所以云此磬與鐺律合故擊彼
此應僧大喜疾隨愈又李嗣真得車鐸振之地中有
應者掘之得鐺蓋有此事當主也李記鼓無當於五
聲之當又或別改調一弦於五音無所主而鼓之
十五弦皆動此一弦者初無或異而能然者乃是爲
衆主之主故鼓之而衆弦莫不聽命耳六十四調皆
起於黃鍾之宮宮爲君故能役他律此亦常理不足
爲奇且若是邪言惠子所自是者亦若魯遽邪惠子
谷云莊子謂我與儒墨楊秉爲五不知孰是而四子
之辯終不能折我則我是而四子非矣躡者躡躡行
不進貌禮記躡躡焉躡躡焉鈺鍾鈺鼎與鐘也唐堂
塗也乃庭中之路詩云中唐有甃唐子者堂塗給使
令之人猶周禮云門子今俗云廳子耳齊人有躡行

其子於宋而使爲閹人者以其形之不完故棄之外
國然形雖不完畢竟是親子何忍棄之試推其類其
求鈺鍾也束縛維係之惟恐損壞比之棄其子者爲
何如其求唐子也但使之給堂塗使令未始出疆域
之外比之棄其子於外國爲何如是於推類之道有
遺矣人於親疎貴賤遠近之類蔽而不自覓以喻惠
子知四子之辯爲非而不知已之非也離羅同至也
岑山岸也楚人寄寓船土而躡躡行爲他國之閹者
夜半於無人之時而與舟人爭鬪不思未到岸時何
可與人鬪徒足以造怨而已此又進一步說與人爭
論不惟有自蔽之患亦且有禍

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領謂從者曰野人望漫其鼻
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
望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

嘗試爲寡人爲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
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爲質矣吾無與言
之矣

郭註

運斤成風，睨目恣手也。非夫不動之質，
忘言之對，則雖至言妙斷而無所用之。

呂註

唯其如此，莊子所以每與
之反覆而深惜其不至也。

管仲有病桓公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謂云至
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管仲曰公誰欲與公
曰鮑叔牙曰不可其爲人潔廉善士也其於不已若
者不比之又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治國上且

鉤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公曰
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爲人也上忘而下
畔愧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以德分人謂之聖以
財分人謂之賢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
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
也勿已則隰朋可可不謂去告信也鉤亦逆也不謂
列子作不諱上忘而下畔列子作
下不

郭註

上忘而下畔謂高而不亢哀不已若故無棄人
若皆聞見則事鍾於已而羣下無所措手足故
盡遺之可也未能
盡遺故僅可也

呂註

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五者皆其所依者也公故可以為公王故可以為王王公之名蓋由於此若隱朋之德可謂容乃公者乎

江通

上隱者其政悶悶也下不畔者其民淳淳也愧不若黃帝不自滿假也哀不已若以善政為心也以德分人使斯民各得以復命反常聖人之道也以財分人使斯民不之於仰事俯育賢人之德也所以賢臨人猶山之終瘦也以賢下人猶澤之增肥也所謂於國有不聞於家有不見者非真不見不聞也其道足以容之耳隱朋之可與夫鮑叔之不可在此而已詩於葛屨之序言魏君之儉嗇福急而其詩曰惟是福心是以為刺

吳王浮於江登乎狙之山象狙見之旬然棄而走逃於深莽有一狙焉委蛇攬捺見巧乎王王射之斂

給搏捷矢王命相者趨

促

射之狙執死王顧謂其友

顏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恃其便以教予以至此殛

也戒之哉嗟乎無以汝色驕人哉顏不疑歸而師董

梧以助鋤其色去樂辭顯三年而國人稱之

捺曲折而攀援

也執死司馬云見執而死也

郭註

敏疾也給續括也捷速也矢往雖速狙猶能搏也國人稱之稱其忘巧遺色而任其素朴也

呂註

以色驕人者心驕人而見於色鋤色者去其心而已所謂容動色理辭氣大者繆心是也

南伯子綦隱凡而坐仰天而嘘顏成子入見曰夫子物之尤也形固可使若槁骸心固可使若死灰乎曰

吾嘗居山穴之中矣當是時也田禾一觀我而齊國之衆三賀之我必先之彼故知之我必賣之彼故鬻之若我而不有之彼惡得而知之若我而不賣之彼惡得而鬻之嗟乎我悲人之自喪者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而日遠矣

郭註齊國三賀以得見子綦為榮子綦知夫為之不可悲稍生而泊然無心枯槁其形所以為日遠矣

呂註田禾一觀齊國三賀為我而賣之彼故知之而夫天道未始有物也有介然之知存於心則為自喪夜謂失其本心子綦以人之自喪者在此而悲之欲

其復也然知其喪而悲之猶為喪而未復吾又悲夫悲人之悲則其為喪與夫悲之者皆莫知其所以矣此所以日遠而不為物所累則形其有不稿心其有不灰者乎

仲尼之楚楚人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曰丘也聞不言之言矣未之嘗言於此乎言之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酣寢秉羽而郢人投兵丘願有喙三尺彼之謂不道之道此之謂不言之辯故德總乎道之所一而言休乎知之所不知至矣道之所一者德不能同也知之所不能知者辯不能舉也名若儒墨

而凶矣。故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聖人并包天地澤
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是故生無爵，死無謚，實不聚
名不立。此之謂太人。狗不以善吠為良，人不以善言
為賢，而況為大乎？夫為大不足以為大，而況為德乎？
夫大備矣，莫若天地。然奚求焉？而大備矣。知大備者，
無求無失，無棄不以物易也。反已而不窮，循古而
不摩，大人之誠。

郭註

古之言者，必於會同。聖人無言其所言者，百姓
之言耳。故曰：不言之言，苟以言為不言，則雖言
出於口，固為未之當言。於此言之言，於無言也，宜憐
叔敖息訟，以默澹泊自若，而兵難自解，苟所言非

則雖終身言固為未嘗言耳。是以有喙三尺，未足稱
長。凡人閉口未是不言，彼謂三子此謂仲尼也。道之
所容者雖無方，然總其大歸，莫過於自得。故一也言
止其分非至，而何各自得耳？非相同也。而道一也，知
非其分故辯不能舉，儒墨欲同所不能同，舉所不能
舉，故凶也。海受物無所辭，所以成大。故聖人汎然都
任之，生無爵有而無之也，死無謚謚所以名功，功不
在己，雖謚而非己有也。實不聚，今萬物各知足也，名
不立，功非己為，故名歸於物也。此之謂太人。若為而
有之，則小矣。賢出於性，非言所為。況大愈不可為，而
得性自然，乃得耳。天地大備，非求之也。知其自備，故
不念已而求物，故無求無失，無棄也。反守我理，我理
自通順，常性而自至，非摩
然也不為而自得，故曰誠。

呂註

三子不同時，亦是寓言。所謂不言之言，非無喙
也。誠如三子所為，則雖有喙三尺猶為不言。彼
三子所為是謂不道之道，此仲尼之不言是謂不言
之辯。世豈知之哉？德所不能同，辯所不能舉者，固無

名也止乎無名則吉祥之所止否則名雖若儒墨不免妄作以矣道之在天下猶百川之於海受之而不盈聖人非包澤物亦如之不知誰氏無爵無謚此聖人無名所以為大也夫以善言為賢且不可而況為大豈在於言乎則知之所不能知者辯故不能舉而有不言之辯也聖人不為大為則不足以為大而況為德乎道之所一德不能同而有不同之道也天地所以大備者固無求而大備也人亦莫不有所謂大備者誠而已矣誠則無求無求故無失無棄以其足於己不以物易之也太人者知在我之萬物無不備故反乏而不窮長於上古而不弊故循之而不摩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而不為而成者也

循本

古之人乎於此言已贊神尼非今人之比而為之乞言也孫叔敖薦賈之子名艾獵為楚莊王

令尹在仲尼前市南宜僚善弄九鈴常入箇在空手一箇在手楚與宋戰宜僚披胸受刃於軍前弄九鈴一軍停戰遂勝之在仲尼卒後寓言而已言二人皆以無為而解難息兵則吾亦何以言為若言可用則

吾願有喙三尺矣言無所用則無用如此家也

子綦有八子陳諸前召九方歟曰為我相吾子孰為祥九方歟曰梱也為祥子綦瞿然喜曰奚若曰梱也將與國君同食以終其身子綦索然出涕曰吾子何為以至於極也九方歟曰夫與國君同食澤及三族而況於父母乎今夫子聞之而泣是樂福也子則祥矣父則不祥子綦曰歟汝何足以識之而梱祥耶盡於酒肉入於鼻口矣而何足以知其所自來吾未嘗為牧而群生於奧未嘗好田而鵲生於突若勿怪

何邪。吾所與吾子遊者，遊於天地。吾與之邀樂於天，
吾與之邀食於地。吾不與之爲事，不與之爲謀，不與
之爲怪。吾與之乘天地之誠，而不以物與之相櫻。吾
與之一委蛇，而不與之爲事。所宜今也。然有世俗之
償焉。凡有怪徵者，必有怪行。殆乎非我與吾子之罪，
幾天與之也。吾是以泣也。無幾何而使梱之於燕，盜
得之於道。全而鬻之，則難。不若削之，則易。於是削而
鬻之於齊。適當渠公之街，然身食肉而終。其羊也，九
方歟。善相馬，人淮南子作九方臯。
渠公齊富室，爲街止一買梱，自代。

郭註

夫所以怪，出於不意，故也。吾所遊者，不有所爲，
隨所遇於天地耳。邀遇也。怪，異也。循常任性，脫
然自爾，斯不爲也。順而無擇，有功於物，物乃報之。吾
不爲功，而償之何也？無怪行而有怪徵，故知其天命
也。夫爲而然者，勿爲則已矣。不爲而自至，則不可奈
何也。故泣之，後使梱於燕，爲盜所得，全恐其逃，則之
則易。

呂註

言此者，明九方以相知之，不若子綦以道揆之。
子綦與其子遊於天地者，皆至人衛坐之經，而
有怪徵焉，知其天
與非有以取之也。

循本

奧室，西南隅。突室，東南隅。未嘗牧羊，未嘗田獵。
而牂與鶉乃得於室中。即詩言不狩不獵，胡瞻
爾庭有縣鶉兮。但
下得生字，差異。

醫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曰：奚謂邪？曰：夫

堯畜畜然仁。吾恐其爲天下笑。後世其人與人相食與。夫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譽之則勸。致其所惡。則散。愛利出乎仁義。捐仁義者。寡利。仁義者衆。夫仁義之行。唯且無誠。且假夫貪貪者。器是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譬之猶一。煨蒲結也。夫堯知賢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賊天下也。夫唯外乎賢者。知之矣。有暖姝者。有濡需者。有卷婁者。所謂暖姝者。學一先生之言。則暖暖姝姝而私自說也。自以爲足矣。而未知未始有物也。是以謂暖姝者也。濡需者。

豕蟲是也。擇疏鬣。自以廣宮大園。奎蹄曲隈。乳間股脚。自以爲安室利處。不知屠者之一旦。鼓臂布草操。煙火而已。與豕俱焦也。此以域進。此以域退。此其所謂濡需者也。卷婁者。舜也。羊肉不慕蟻。蟻慕羊肉。羊肉羶也。舜有羶行。百姓悅之。故三徙成都。至鄧之虛。墟而十有萬家。堯聞舜之賢。舉之童土之地。曰冀得其來之澤。舜舉乎童土之地。年齒長矣。聰明衰矣。而不得休歸。所謂卷婁者也。是以神人惡衆。至衆至則不比。不比則不利也。故無所甚親。無所甚疎。抱德煬。

和以順天下此謂真人於蟻棄知於魚得計於羊棄
意以目視目以耳聽耳以心復心若然者其平也繩
其變也循暖暖柔貌殊殊妖貌濡濡謂偷安須臾之
頃卷婁猶拘攣也六字叶音成文童土無
草木地煬炙也為和
氣所炙云融也

郭註仁者爭尚之原故禍后世仁義既行將為以為
之其跡可見則夫貪者將假斯器以獲其志若
仁義各出其情則其斷制不止乎一人觀割也萬物
萬形而以一劑割之則有傷也唯外賢則賢不為矣
暖姝者意盡形教豈知我之獨化於玄冥之境哉非
有通變觀世之才而偷安乎一時之利者皆不與也
聖人之形不異凡人故耳自之用衰而精神常全若
少而未成及長而衰則聖人之聖會不崇朝可乎衆
自至耳非好而致之明舜之所以有天下蓋出於不
得已豈比而利之於民則蒙澤於舜則形勞蟻魚羊

三者未能無其耳自心意故去
能去繩而自平絕迹而玄會也

呂註舜禹之事吾知之矣則是假夫禽貪者器也謂
之仁義不免於有知有知則隔於形器非天下
所同是以天下之斷制利天下猶一視而已非輔物
之自然曲成而不遺者也所謂太亂之本必生於堯
舜之間而其末存乎千世之後是已以暖為是不知
天下有至足以殊為是不知天下有至美故學一先
生之言自以為足而不知未始有物者名之也濡則
不丟濡則有待安於卑污而不知禍故以家蠶名之
收卷婁攬不藏其羶使天下慕而歸已故以舜名之
由夫學一先生之言而不知未始有物故為利則濡
需為害則卷婁以舜之迹言之天下於我何加適足
勞形而已故以卷婁言之衆至而歸之雖如堯舜乃
神人之所惡故不與之比則彼不利而至矣此真人
之所以無甚親疎抱德煬和以順天下而已天下悅
而歸之舜亦悅而順之舜視天下猶散髮而其所以
為舜者視舜猶塵垢秕糠耳非神與真而何蟻以知

而多事魚以深而全生羊以意而多很以目視目則見見者得矣以耳聽耳則聞聞者得矣以心復心則知知者得矣夫知與意則藏身於深渺之聞而持所謂見見聞聞知知者則無所往而不平輔物自然而無爲矣此所以復其真之道也

管見

凡治天下當無爲而自化儻改政焉欲有以愛生矣爲人止者信能以百姓之心爲心雖不行仁義而與之暗合不然則譬夫禽食之人而假之智弋網羅之器其害物也滋甚是以一人之斷制欲以利天下猶於瞥見之頃求盡天下萬物之情徒知尚賢之爲利不知其爲後世害也唯外乎賢者知之必超出到頭地然後能識破也蟻魚羊三語爲舜有羶行而發立言其奇當先蟻次羊後魚不爲羶之所化蟻棄知也不著羶行以動人羊棄意也如是則上下各安其分無慕聖尚賢之迹猶魚不厭深而相忘於江湖豈非得計哉然後以目視目不眩于色以耳聽耳不

惑于聲以心復心不役于知故其平如繩爲天下法其應事變一循理之自然何憂乎天下之不自化而有以治之耶

通義

蟻至微羊至柔而未能無知無意真人取其微且柔者以自居而棄其知與意一如魚之忘水而已

筆乘

以目視目不以我視也以耳聽耳不以我聽也以心復心不以我復也人惟有我則不能循物而失其平者多矣耳目心皆任之而一無所與列子所謂廢心而用形者也有不如繩之平惟變之循者乎變者物之萬變也心與耳目並言即釋典以意與眼耳鼻舌身爲六根同意其平也繩其變也循王元澤本作其平也水其直也繩其變也循

古之真人以天待之不以人入天古之真人得之也生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之也生藥也其實堇也枯

梗也雞薤雞薤也豕零也是時爲帝者也何可勝言句踐也以甲楯三千棲於會稽唯種也能知亡之所以存唯種也不知其身之所以愁故曰鴟目有所適鶴脰有所節解之也悲故曰風之過河也有損焉日之過河也有損焉請只風與日相與守河而河以爲未始其撓也恃源而往者也故水之守土也審影之守人也審物之守物也審故目之於明也殆耳之於聰也殆心之於知也殆凡能其於府也殆殆之成也不給改禍之長也茲萃其反也緣功其果也待久而人

以爲已實不亦悲乎故有以國戮民無已不知問是也董司馬云鳥頭也雞薤茨也豕零進學解所言稀苓也

郭註居無事以待事斯得以有事求無事事事愈荒爲失故當所需則無賤非其時則無貴貴賤有時誰能常也各適一時之用不能廢所不可則有時而失有時而失故有時而悲矣解去也夫有形者自然相與爲累唯外夫形者磨之而不磷猶風日過河實已損矣而不自覺所以不覺非不損也恃源往也無意則止於分所以爲審有意則無涯故殆所以貴其無能而任其天然也萃聚也苟不能已知則禍之長也多端矣反守其性則其功不作而成矣欲速則不果故曰其果也待久已實謹有其知能也故以我之禍皆有其身之過不知問禍之所由由乎有心而修心以救禍也

呂註 以天待之則無為而應感不以人入天雖為而
未嘗為真人不知有死生有時曰得之也生失
之也死萬物不得無以生是也此為輕生者而言有
時曰得之也死失之也生以生為貴以死為反是也
此為惡死者而言如藥之或甘或毒時為帝而不常
其餘臣佐而已以生為得死為失則輕生者之藥也
以生為喪死為反則惡死者之藥也視彼病而投之
其變何可勝言大夫種知此越之可以存而不知身
之所以不能短有節不可解解之也係於有形而不知其
源也風日過河非不損而河以為未始攪恃源而不
竭也通道者與物無不適亦有源而已水之於土蠱
穴蟻隙無不至影之於人坐起行止無不從則無情
而守之審者耳之於聽目之於視心之於思未嘗須
臾不在則物生物而審者其聰明心志非若水與影
之無情故不能不殆凡能其於府也殆府五藏殆謂
安其所不安不給改則禍滋萃夫唯迷非一日故其
反也緣功其果也待久上士所以損之又損者以殆

之不可成也而世人
以為已寶不亦悲乎
循本 自鵲自以卜連以五箇故字申言其義鵲目夜
則明晝則昏自有所適鶴脰長則宜短則不宜
自有所節若以刀解之傷其生矣言但當因其自然
也風日一節又說向親切處來不是教人事物之來
強排遣將去直是自家有箇生本如水之有源頭左
能如此守土守人守物言此箇道理元相厮守未嘗
相離如水之守土影之守人物之守物審定而不移
也又以三殆字反前三審字心與耳自若徇外則不
能審定而危殆矣又推廣言之凡有所能皆為害舉
府則藏在其中矣殆之成不及可改而禍之長滋積
言不好則甚速也欲其反殆為安轉禍為福必須循
循漸進之功其剛果自克者亦必待久而後能言好
則甚難也而世之人玩溺耳目聰明心思之欲如寶
然近而喪身大而亡國戮民其禍未已蓋不知問此
未者耳

故足_ニ之_ヲ於_ニ地_ニ也。踐_ム雖_モ踐_ム恃_テ其_ノ所_ヲ不_レ踰_ス而_レ後_ニ善_ク博_シ也。人_ノ

之知也。少雖少。待其所不知而後知。天之所謂也。知
大一知太陰。知大目。知太均。知太方。知太信。知太定。
至矣。太一通之太陰解。解之太目。視之太均。緣之太
方。體之太信。稽之太定。持之盡。有。天循有。照冥有。樞
始有。彼則其解之也。似不解之者。其知之也。似不知
之也。不知而後知之。其問之也。不可以有崖而不可
以無崖。頤頤滑滑。有實。古今不代而不可以虧。則可
不謂有太揚摧乎。闔不亦問是已。奚惑然。爲以不惑。
解惑復於不惑。是尚大不惑。
頤滑向云錯亂也。揚摧漢書揚推古今註楊舉

也推引也舉而引之舉其超也

郭註忘天地遺萬物然後蜩翼可得而知也況欲知解之用其分內則萬事無滯也用萬物之自見亦太目也因其本性令各自得則太均也休之使各得其分則萬方俱得所以為大方也命之所期無令越逆斯大信也真不捷則自定故持之以太定斯不持也物未有無自然者循之則明無所作也至理有極但當冥之則得其樞要也始有之者彼也故我述而不作解任彼則彼自解解之無功故似不解用彼之知故似不知我不知則彼知自用彼知自用則天下莫不皆知也萬物雖頑滑不同而物上各自有實也各自有故不可相代不可以懸宜各盡分也推而揚之有大限也者問其太推則物有至分故忘已任物之理可得而知奚為而惑若此也夫惑不可解故尚大不惑愚之至也聖人從而任之所以皇王殊迹隨世

為名也

呂註

足所踐者少恃其所不踐而後善博所謂知無用而後可以言用夫之知也少恃其所不知而後知天之所謂則太一大陰以至太定從可知矣為道者主之以太一則無所不通入窈冥之門至至陰之原則亦至於至陽之原矣物負陰而抱陽所以係而不能解不知有至陰之原故也目視有限不視以目則無不見緣其未有一有能均和以是非任其兩行緣以太均也无南無北無東无西体以太方也其精甚慎其中有信稽以太信也澤焚不執河海不寒雷破山風震海而不驚持以太定也盡有天則止乎知之所不知循有照則雖不知而無所不知冥有握則彼是莫得其偶始有彼則所以應彼是者固無窮也其解似不解言本无係故不解而後解其知似不知以其本無知故不知而後知此至人所以遊乎世俗之間若愚若拙也問以有崖无崖皆為有係崖謂自邊微而求之然亦不可求之於有無之間也頃不可

係滑不可持若無物而有實也往古來今若不相代而不可斷也其能以是問之可不謂大揚摧乎揚謂發其幽摧謂核其實彼不問是則我不能以是告之唯能見其未始有物則不惑以是解其有物之惑而猶在末始有物者亦惑而已唯無之而復於不惑庶幾大不惑也

循本

足之所踐無幾而要所不知者方為太知太一太陰大目太均太方太信皆是不拘於小處吾以為盡於此矣而又有不盡之天吾以為為自循其所當行而已而又有照臨之者吾以為為李冥矣而又有執其樞者吾以為為自此始矣而又有彼為則彼又自為始因上文大陰解之言如此究竟則解之也似不曾解之知之也似不曾知之之然惟不知而後知之耳上言不知問是也故卒提出問字結之若問此道本無崖際而實亦未嘗無崖際說者來只似前所言韻滑堅白之辯而此却有其實北物皆有更代而此無更代不可虧摧揚摧揚者舉揚也摧者反覆手也當衆舉揚對

答以手反覆指陳之也言此道說來似差異却又真實豈不是箇大舉揚話柄人何不問此而自迷惑為有能以已之不迷解人之迷使之亦復於不迷則庶幾都不迷矣雖無問者猶冥有能開悟之神仙中人用心往住如此

管見總論

武侯雖強悍難入而無鬼說之有道首言眼乎遂能始作終合蓋人之良心兼明君之於臣下可不具猶去國者見似人而喜也及其再見然後約忠逆耳以警其失好和而惡姦盡修身之要修誠應天地盡為國之道何在乎為義以宜民偃兵而求治哉黃帝見大隗而七聖皆迷喻人之六識既昏則心君不能去其為害者則大隗不求而自至矣唯其後世諸士趨向之不同潛形性而之萬物无復望其歸根則與道日遠矣若儒墨楊墨惠者各執一偏自以為道盡於是然其言論機鋒所觸亦有賴以發明道妙者

猶邇人聽聽足以成近者之功也。又喻有隱朋之才，然後足以致管仲之舉，徂以傲人而速斃人，以顯色而致稱此，所以警世俗之驕慢也。又豈若灰心窮形者之累且遠，弄丸素羽者，雖可解乎力，方數知無形而不言其用，計由畏堯、舜、禹、湯，欲逃而去之，此皆觀微而知彰，外賢而獲利者也。董梗靡零，時為帝以喻人之移是，風白河水之相與以喻化之移，人物之守物固審矣，終不免於移，七則殆矣，唯知足恃不踐，心恃不知者，則及已，天以燭物之天，已不惑而解，天下之惑矣。

則陽第二十五

則陽遊於楚夷節，言之於王。王未之見，夷節歸。彭陽見王果曰：「夫子何，不譚我於王？」王果曰：「我不若公閱休。」彭陽曰：「公閱休奚為者？」邪？曰：「冬則揭，則角鼈於江。」

夏則休乎山樊，有過而問者曰：「此予宅也。」夫夷節已不能而況我乎？吾又不若夷節。夫夷節之為人也，無德而有知，不自許以之神，其交固顛冥乎富貴之地，非相助以德，相助消也。夫凍者假衣於春，暵者及冬乎冷風，夫楚王之為人也，形尊而嚴其於罪也，無赦如虎，非夫佞人正德其孰能撓焉？故聖人其窮也使家人忘其貧，其達也使王公忘爵祿而化卑，其於物也與之為娛矣。其於人也，樂物之通而保已焉。故或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父子之宜彼

其記乎歸居而一聞其所施其於人心者若是其遠

也故曰待公閱休魯人彭陽字則陽夷節楚人也王果楚大夫公閱休隱者也

郭註王果言公閱休之為人以抑彭陽之進趨也言已不若夷節之好富貴能交結意盡形名任知

以于上也相助消者言有進故德薄而名消也凍揭之喻言已順四時之施不能赴彭陽之意也聖人淡然無欲樂足於所遇不以後廢為貴而以道德為榮故其家人不識貧之可苦輕爵祿而重道德超然坐忘不覺榮之在身故使王公失其所以為高典之為娛不以為物自苦也樂物保已通彼而不喪我也人各自得斯飲和矣豈待言哉並立而化望風而靡使彼父父子子各歸其所是施同天地之德故聞靜而不二也曰待公閱休欲其釋楚主而從閱休將以靜泰之風鎮其動心也

呂註公閱休无求如此宜其為王所信神者人心之同可以窮而入之夷節自謂其不能入而其所

與交固已顛冥於富貴之地相助以消言其德不長而日消凍在多而假衣於春喝在夏而反風乎冬言求之無得也楚主嚴暴非佞人正德莫之能撓欲我言之非所能也唯佞人能撓君之正唯正德能撓君之邪佞人夷節正德閱休也我樂而忘貧則家人亦忘貧道尊德貴爵祿不足以為高則王公化卑矣飲人以和其德足以沃人人心无所事於言矣並立使人化无所事於勢矣父子歸居不廢人倫也一聞所施無高下之悔人心若是其遠則解其繆矣閱休之為人如此可以言之於王而必信故曰待公閱休之循本
不自許以之神其交者屈已隨人而人莫測其所以也凍者遇春即為衣喝者遇冬風即反而為冬喻楚主雖沈酣於利欲之中得人誘掖之亦易從也沈屈服之佞人則以佞詞屈服之正人則以正道屈服之也化卑化為卑屈也與人並止而化父子道宜與他人並立而化為父子之親也彼其乎贊嘆而言彼其人乎或藏或用皆不動念外去常人和欲之心如此其遠也此禹宅也以上說公閱休夫夷節

已不能至相助消也說夷節天陳者至其孰能
捷焉說楚王故聖人以卜又說從公閱休上
方子及東者必假衣衣雖厚不若春和而凍解也謂
者必假資於權門權門雖利不若恬退者之自貴也
以楚主之勢奚啻陳之衆囑之熱而顛冥者彼且厭
之豈能得志哉故曰
待公閱休蓋規之也

聖人達網繆周盡一體矣而不知其然性也復命搖
任而以天爲師人則從而命之也憂乎知而所行恒
無幾時其有止也若之何生而美者人與之鑑不告
則不知其美於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
聞之其可喜也終無已人之好之亦無已性也聖人

之愛人也人與之名不告則不知其愛人也若知之
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愛人也終無已人之
安之亦無已性也網繆猶繆繆也
體天也命名也

郭註達網繆所謂玄通也周盡一體無內外而皆洞
照也不知其然非性而何搖者自搖作者
自作莫不復命而師其天然也此非赴名而高其迹
率性而動其迹自高故人不不能下其名也任知而行
則憂患相繼鑑鏡也鑑物無私故人美之夫鑑者豈
知鑑而鑑耶生而可鑑則人謂之鑑耳若人不相告
則莫知其美於人譬之聖人人與之名也鑑之可喜
由於無情不問知與不知聞與不聞來即鑑之故終
無已若鑑由聞知則有時而爽也性所不好豈能人
照聖人無愛若鏡耳然而事濟於物故人與之名若
人不相告則莫知其愛人也蕩然以百姓爲獨狗而
道合於愛人故能無已若愛人由乎聞知則有時而

表非性之所
安明能久也

呂註

人心綢繆於事物不知有_二一體者_一唯聖人能達之故內不見我外不見物物我為_二一體_一其所體固周盡矣而不知其然者止於性而非外得也復命則歸根搖作其共也雖靜而復命不害乎搖作是以終日言未嘗言終日為未嘗為凡以天為師而己天則知之所不知也我何以自知為聖哉人從而命之耳無知則無憂衆人憂乎知而所行如馳無幾時而有止也若之何而可以至於此乎生而美者人與之鑑而告之而後知其美於人若知若不知若聞若不聞其可喜終無已人好之亦無已以其出於性也聖人之愛人也人與之各告之而後知其為愛人也若知與不知聞與不聞其愛人終無已人安之亦無已其出於性也不以知不知聞不聞而有所加損焉

循本

綢繆事理輟轉處唯聖人為能達之周備一身無非此理而不知其所以然所謂性之也其靜

也歸根復命其動也撼搖興作皆合乎天人則從而名之為聖人憂乎知而所行恒無幾之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之意

舊國舊都望之暢然雖使丘陵草木之繆入之者七

九猶之暢然况見見聞聞者也以十仞之臺縣

間者也冉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與物無終無始無

幾無時日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闔嘗舍之夫師天

而不得師天與物皆殉其以為事也若之何夫聖人

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始有始未始有物與世偕行

而不替所行之備而不涖_{兎域}其合之也若之何湯

得其司御門尹登恒為之傳之從師而不固得其隨
成為之司其客之名羸法得其兩見仲尼之盡慮為
之傳之容成氏曰除日無歲無內無外暢然喜悅貌
閑漁溫也一

云壞敗也

郭註

得舊猶暢然況得性乎緝合也見所嘗見聞
當聞而猶暢然況休其體用其性也衆之所習
雖危猶爾況聖人無危乎冉相氏古之聖主也居空
以隨物而物自成與物無終無始忽然俱往日與物
化故常無我常無我故常不化也夫為者何不試舒
其所為乎唯無所師乃得師天師天猶未免於殉
足事哉師天猶不足稱事況又下斯耶必至於人
始物都無乃冥合也故湯委之百官而不與焉任其
自聚非固之也縱其自散非解之也司御之蜀亦能
隨物之自成而湯得之所以名寄於物而功不在已

名法者已過之迹非適定也故曰羸然無心者寄治
於羸司則其各迹並見於彼仲尼曰天字何思何慮
慮已盡矣若有纖芥之慮豈得寂然不動應感無窮
以輔萬物之自然耶容成子曰除日無歲今所以有
歲而存日者為有死生故也若無死無生
則或自之計除矣無彼則無內外也

呂註

望舊而暢然人之情也雖陵木緝合猶之暢然
亦不忘其本而已況吾之所以見聞者與天地
並則為吾之國都又久矣而見之聞之猶以天地
臺縣舉問則無所不觀其暢然可勝道哉衆聞謂無
人之處環中運轉無已而未始有物隨感而無所為
是以無終始無幾時也幾謂計數與物化者一不化
則胡為而不舍之其行恒無幾時而有止也夫欲師
天而不得則與物皆殉其以為為事而已聖人者未始
與天始物也借行不替備而不血所謂復命搖作
所入登恒成有恒之修主調御者心正所入者道恒
則道之久此皆以天為師也唯師之從而不固於物

又得隨成爲之司其各則之名。竊法得其兩見隨成。則司御等名皆隨吾之成心。非有爲之名也。其清爲道其竊爲法見其各之所由生則知法之所由成是爲兩見雖有所見而不知天下未始有思慮猶爲未盡也。故仲尼盡慮爲之傳仲尼非傳湯也。隨成則非相氏之所得者以是知司御等名爲寓言除自無意則不知有宙無內無外則不知有宇唯盡慮者足以與此。

疑獨言見性之樂猶見舊國都之樂也。夫高臺懸危皇以上聖君得真空之理運轉無窮隨順萬物以成其道無終始幾時與物化也。與物化者一不化一不化者能化化也。世之有爲者何不捨其有爲而復於自然真性可得矣。然有心於師天則不得況與物殉而不反者乎。未始有天有人而天人自存未始有始有物而始物自我行世則屈伸而不替備行則守謙而不盈。隨理冥合若之何而如此也。司御門尹宮號金恒聖名言登恒道者可爲入師也。聖人從師不爲

師所囿但任其自然彼且爲嬰兒與之爲嬰兒是也。湯得此三人爲傳從之而不囿隨順而成其道湯又爲司其名彼三人者其跡不見於世矣。此皆竊法兩見於湯湯雖爲盡人道之聖人其時法未備至仲尼之時天下之變備故盡慮以制成法是又爲湯之傳也。

循本天者自然若要去師法他便不是自然。世有不妄其自自然者以身殉物其以之爲事也。若之何言其爲事不能合道也。聖人則併天無之又何有所謂人所謂始所謂物雖與世並行而不足以妨廢。雖應事接物所行周備不至陷溺其合於道也。若之何言自然合道也。兩若之何是兩意門尹登恒或謂即伊尹湯得門尹登恒爲師不局於規矩隨寓而成功其所成者不過爲湯司其名使湯得見釋於天下然名乃身外剩法於本分上何益但得人見得君相兩箇好着耳而仲尼之徒方且整其思慮以爲時君之傳過矣。未引容成氏之言曰歲之所以得名爲歲者以三百六十日積而名之若除去日則無歲矣。人能

自其一念微處除之則無外名之累矣無內則無外

徐士彰

湯得其司御以十二得其三爲之即相呼應如此看庶乎可通黃帝命客成造歷故其言曰除其無歲解者以客成爲古聖人非也

魏瑩瑩與田侯牟約田侯牟背之魏瑩怒將使人刺之犀首聞而耻之曰君爲萬乘之君也而以匹夫從讎衍請受甲二十萬爲君攻之虜其人民係其牛馬使其君內執發於背然後拔其國忌也出走然後扶其背折其脊季子聞而恥之曰築十仞之城城者既十仞矣則又壞之此胥靡之所苦也今兵不起七

年矣此王之基也衍亂人不可聽也華子聞而醜之曰善言伐齊者亂人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謂伐與不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君曰然則若何曰君求其道而已矣惠子聞之而見戴晉人戴晉人曰有所謂觸者君知之乎曰然有國於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君曰噫其虛言與曰臣請爲君實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君曰無窮曰知遊心於無窮而反在通達之國若存若亡乎君

曰然曰通達之中有魏。於魏中有梁。於梁中有王。王與蠻氏有辯乎。君曰無辯。客出而君惘然若有亡也。客出惠子見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惠子曰夫吹簫也猶有噤也。吹劍首者吹而已矣。堯舜人之所譽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呌也。

公孫行爲此官拱擊也。惘惘也。噤也。管聲。劍首。劍環頭小孔也。呌。呌然如風過也。

郭註 謂至微而有兩角。誠知所爭者若此之細也。天中無爭矣。人述所及爲通達。謂四海之內也。會自以四海爲大。然計在無窮之中。若有若無也。王與蠻氏俱有限之物。耳有限則不問大小俱不得與無窮者計也。雖天地共在無窮之中。皆蔑如也。況魏中之梁。上中之王。而足爭哉。惘然若亡。自悼所爭之

細也。辟猶喻呌。言曾不足聞也。

呂註

罪莫大於可欲。善言伐齊則見利之可欲。固亂人也。善言伐魏則見善之可欲。亦亂人也。謂伐與不伐。亂人也者。不免於有見。又亂人也。唯求其道則不滯於一偏之見。亂之所由息也。人能遊心於無窮。則四方上下相通達之國若魏若梁。皆我心之所自起。非唯王與觸蠻無辯。通達之國魏梁觸蠻亦無辯也。知此說則莫大於秋毫太山爲小矣。王悟夫矣。之所自起者。本無有也。是以惘然若亡。神人聖人太人本無優劣。所從言之異耳。吹管者。噤有所受也。吹劍者。呌無所受也。

副墨

吹管者猶有噤也。吹劍首則呌而已何。以故管則呌然過矣。不得有聲也。今道聖人於太人之前。則聖者將失其爲聖矣。得而有聲乎哉。夫以揖遜之堯舜。尚無所容聲。而況蠻觸之爭乎。

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其隣有夫妻臣妾登極者
子路曰是穠穠也何為者邪仲尼曰是聖人僕也是
自埋於民自藏於畔其聲銷其志無窮其口雖言其
心未嘗言也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沉者
也是其市南宜僚邪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已矣彼
知丘之著於已也知丘之適楚也以丘為必使楚王
之召已也彼且以丘為佞人也夫若然者其於佞人
也羞聞其言而況親見其身乎而何以為存子路往
視之其室虛矣蟻止山名漿賣漿家也極屋棟也穠
穠紛也也聖人僕聖人之徒也陸沉

當顯而隱如
無水而沉也

郭註 埋於民與民同也藏於畔進不疎華退不茹稿
也其声消損其名也其志無窮規長生也所言
者皆世言而心與世異人中隱者雖無水而沉也著
明也何以為存謂不如舍之以從其志其室虛果逃
去也

呂註 見孔子來而登極者示不與之接將徙而之高
也聖人僕聖德而僕者理於民則不為可見之
行藏於畔則不居中止之德声消志無窮退藏於密
而遊方之外口雖言而未嘗言欲無言而不能無言
與世違而不屑與俱將欲遁世而去也以聖德遊人
間而人莫知猶處陸而沉者以孔子之跡言之栖栖
然以天下為事則以佞也然而人皆為宜僚則橫自
之民誰與救聖人之道將墜地而不傳也昔微生畝
嘗以孔子為佞孔子答以非敢今於宜僚則自謂
為佞人以明所貴者在此而栖栖者非得已也

長梧封人問予牢曰君為政焉勿鹵莽治民焉勿滅裂昔予為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予予來年亦變齊夫聲深其耕而熟耰之其禾繁以滋予終年厭飡莊子聞之曰余人之治其形理其心多有似封人之所謂遁其天離其性滅其情亡其神以衆為故鹵莽其性者欲惡之孽為性萑九葦蒹葭始萌以扶吾形尋擢吾性並潰漏發不擇所出漂疽疥癰肉熱溲膏是也分齊與同耕法也葦葭蘆也並潰漏發謂精氣散泄上潰下漏不擇所出也

郭註

鹵莽滅裂輕脫未略不盡其分也亦變齊功盡其分無所不至也夫遁離滅亡以衆為之所致也若落致其極則何患萑葦害禾稷欲惡傷正性形扶疎則神氣傷以欲惡引離不其於當並潰以下此鹵莽之報也故治性者安可以不以齊其至分

呂註

為道日損以至無為是所以治形理心者也而乃遁天離性滅神以情以衆為而不知止則鹵莽之甚矣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內之欲惡為萑葦外之兼葭扶吾形擢吾性天理滅矣於是時而欲治之可得乎並潰漏發已下皆欲惡為孽奪其真之所為也

楊用修

耕之不善曰鹵莽芸之不善曰滅裂鹵剛鹵謂強土而弱之也焚草莽之地必加功呂覽耕道篇所謂強土而弱之也焚草莽之地詩所謂載芣載柞乃善耕也不治其剛鹵不芟其草莽是曰鹵莽之耕芸以去草古有鳥耘之說如鳥俯而啄食乃善芸也呂覽善芸者長其兄而去其弟兄嘉禾也弟嘉麥也不

善世者長其弟而去其兄是滅也裂者并其土而抑之又云欲惡始萌之時謂可以扶五形隨即擢亂五性始字與尋字相呼喚從讀葉葭始萌為句者誤

柏矩學於老聃曰請之天下遊老聃曰已矣天下猶是也又請之老聃曰汝將何始曰始於齊至齊見宰人焉推而強之解朝服而慕之號天而哭之曰子乎子乎天下有大蓄子獨先離之曰莫為盜莫為殺榮辱立然後觀所病貨財聚然後觀所爭今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爭窮困人之身使無休時欲無至此得乎古之君人者以得為在民以失為在己以正為

在民以枉為在己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今則不然匿為物而愚不識大為難而罪不敢重為任而罰不勝遠其途而誅不至民知力竭則以偽繼之日出多偽士民安敢不偽夫力不足則偽知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盜竊之行於誰責而可乎辜罪也慕覆也離著也一形褚氏云當是一物傳寫之誤

郭註殺人大蓄謂自此以下事大蓄既有則雖戒以莫為其可得乎各自得則無榮辱得失紛紜故榮辱立榮辱立則夸其所謂辱而鼓其所謂榮矣奔馳乎夸鼓之間非病而何若以知足為富將何爭乎上有所好則下不能安其本分君莫之失則民自得君莫之枉則民自正夫物之形性何為而失哉皆由

人君撓之以至斯患耳故自責也反其性匿也用其性顯也故為物所顯則皆識為物所易則皆敢輕其所任則皆勝適其足力則皆至民知力竭則以偽繼之將以避誅罰也主曰興偽士於何許得其真乎誰責言當責上也

呂註 知蓋嘗有位者解朝服而暮之致其哀矜之意明至此者已固嘗有罪焉故不嫌於誦在上者不能忘榮辱則民觀所病不能輕貨財則民觀所爭今立人所病而使之病聚人所爭而使之爭欲其不為盜殺不抵於死豈可得也湯武以萬方有罪在天下人以得為在民失為在己也伊尹以一夫不獲日時予之辜一形有失其形退而自責也今則愚不識罪不敢罰不勝誅不至異乎先王之審不識量人力而矜不能者矣民知力竭不得不以偽繼之上出多偽而欲下不偽不可得也

遽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

拙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而莫知恃其知之所不知而後知可不謂大疑乎已乎已乎且無所逃此則所謂然與然乎

郭註 然化謂順世而不係於彼我順物而暢物情之變故莫見唯無其生無其出者為能觀其門而測其根也我所不知物有知之者矣故用物之知則無所不知知獨任我知知其寡矣今不恃物以知而自尊其知則物不告我非大疑而何不能用彼則盡身無地自謂然者天下未之然也

呂註 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是而卒拙之以非與孔子同然知或昧止乎其所不知則

所謂是者固未定又安知今之所是是非五十九年非也夫物生而莫見其根出而莫見其門則知之所不知者乃萬物之所由生出也而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至其知之所不知則常恐其虛而莫之肯每至望崖而反其為疑也豈不大哉已乎且無所逃言若此者終不可與有至而其身之不能容也雖今所言為然未知其果然耶使人忘言以契之

管見

人閱人而成世事更事而成化若蚊蚋野馬之過前不知其幾而吾之真常固未嘗變也人而知此死生不足以動其心矣物之生死出入有根有門信能知其所以動則萬物之根門可觀矣其生死出入理之常然則亦何感之有蓋人生所知所能特其不知不能中萬分之三耳聖人亦不能盡夫知能又豈能逃乎物化哉雖然吾今所言以為是者亦未知其信然否也

仲尼問於太史大弼伯常騫稀韋曰夫衛靈公飲酒

湛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諸侯之際其所以為靈公者何邪大弼曰是因是也伯常騫曰夫靈公有妻三人同濫而浴史鮪奉御而進所搏幣而扶翼其慢若彼之甚也見賢人若此其肅也是其所以為靈公也稀韋曰夫靈公也死上葬於故墓不吉卜葬於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馮馮其子靈公奪而里里一作之夫靈公之為靈也久矣之二人何足以識之也里居處也不馮其子言子孫不足記故使公得此處為冢也

郭註

靈無道之謚男女同浴此無禮也以鮪為賢而奉御之勞故博幣而殊翼之使不得終禮此所以為肅賢也幣者奉御之物欲以肅賢補其私慢靈有二義亦可謂善故仲尼問焉子謂制賸言不憑其子靈公將奪汝處也夫物皆先有其命故來事可知是以凡所為者不得不為凡所不為者不可得為而愚者以為為之在己不亦妄我徒識已然之見事耳未知已然之出於自然也

呂註

大發伯常騫則以人論之絺韋則以天論之天論則雖名謚固非人之所能為也

方思善

謚法亂而不損曰靈又德之精明曰靈言衛君所為如此謚之為靈何耶意未足以當其惡也奉御猶今言召對公使人扶翼之言有禮也同浴是一事奉御又是一事不必同時大意從人事而歸天意去使然而宗自然特如此諉喻耳里一作理許銘語皆有韻予里韻正相叶古稱寃安為謚里則作理者恐非

少知問於大公調曰何謂丘里之言大公調曰丘里者合十姓百名而以為風俗也合異以為同散同以為異今指馬之百體而不得馬而馬係於前者立其百體而謂之馬也是故丘山積卑而為高江河合水而為大人合井而為公是以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執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四時殊氣天不賜故歲成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文武大人不賜故德備萬物殊理道不私故無名無名故無為無為而無不為時有終始世有變化禍福淳淳至有所拂者而有所

宜自殉殊面有所正者有所差比於大澤百材皆度
觀乎太山木石同壇此之謂丘里之言少知曰然則
謂之道足乎大公調曰不然今計物之數不止於萬
而期曰萬物者以數之多者號而讀之也是故天地
者形之大者也陰陽者氣之大者也道者為之公因
其大以號而讀之則可也已有之矣乃將得比哉則
若以斯辯譬猶狗馬其不及遠矣周禮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五家為部部為里賜與也拂戾也面向也謂心各不同是非殊致故有所正亦有所差也度居也雖別區異所而同以大澤為居雖木石異端而同以大山為壇此可以當丘里之言也

郭註

大人無私於天下則天下之風一也自外入者無違心化必至公故主無所執所以能合丘里而并天下萬物而夷群異也殊氣自有故能常有若本無之而由天賜別有時而廢殊職自有其才故任之耳非私而與之文者自文武者自武非大人所賜也若由賜而能則有時而闕矣豈惟文武居性皆然各止於實故無為實各自為故無不為時世有變無心者斯順禍福淳淳流行反覆也於此為戾於彼或宜各自信其所是不能離也正於此者或差於彼此于太澤無棄材也規乎太山合異以為同也言於丘里則天下可知有數之物不止於萬況無數之數謂道而足耶物得以通通物無私而強字之曰道所謂道可道也名已有矣故乃將無可得而比耶今名之謂無不及遠矣故謂道猶未足也必在乎無名無言之域而後至焉雖有名故莫之比也

呂註

合姓名為丘里異為同也散丘里為姓各同為異也非如一家之言異不能合同不能散也曰

躰莫非馬指之不得馬立百體而謂之馬譬太人不以其大全視之則所謂大者亦不可得比以年山江河所以為大之至也故自物觀之萬物莫不備於我則自外入者有至於中而不執有萬而無不容也則我觀之凡乎其為萬物遊則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周行而無不徧也天之於四時不因其固有而賜與之則功有所不備而歲不成矣君之於五官不付之衆為而我有所不周而國不治矣文武殊才萬物殊理其為不賜不私亦若是而已無私故無我無我則莫有各之者無名故無為無為則無不為矣時變無停禍福無常有機有宜善或為妖也物情各徇殊面不一有正有差正或為奇也物理不齊如此道者所以公之之道本強各則謂之道不可以為足也本無名而以名稱之則已有矣乃將得與無名者比之哉

循本

大人合并而為公是以自外入者中有公道為主而不辨滯由中出者外有公道相是正而不

距絕不賜者不以為恩時有終始世有變化不可執一也淳實也福善禍淫皆實理有所拂逆者或有所宜即塞翁失馬未必非福自殉殊面有所正者有所差言人各以私意自殉如面不同而欲有所正之差矣

管見

凡一丘一里之間必有年德之尊者考衆情而風土事物是謂丘里之言合異為同也其出丘里而有少長賢愚得失之不齊同而異也天下之大起于丘里道之大貫于事物散同而為異猶指馬之百射合異以為同立百射而謂之馬也言之則有合散冥之則歸混同理有至極不可容聲矣丘山積卑江河合水大人合公亦不外乎此理蓋能合丘里而得宜則合天下之物情亦猶是也在乎公之一字而已老子曰公乃王王則天下之所歸往安得而辭哉故自外入者孝也君子之孝主乎道主乎道則物無不通由中出者思也君子之思正乎理正乎理則物無所

距猶四時殊氣而成歲五官殊職而成治總歸乎太
人之德備以聞大道之無私又惡可得而名焉無名
故無為無為而無不為此理之必至然而時有變遷
機有倚伏有以所拂而宜者有以所正而差者皆由
自殉已情故不免于殊向譬木澤之百材合而為匠
石之用異而同也大山之木石散而為天下之用同
而異也若冥理而歸于道復何同異之辯哉夫道之
為名不足以及道物數稱萬不足以尺物各以其大
者言之耳夫形之大者天地統之氣之大者陰陽統
之道又以統天地陰陽其大距可量耶然既有道之
名則不可與無名者比所以至人之
道行乎無名故天下莫得而名也

少知曰四方之內六合之裏萬物之所生惡起大公
調曰陰陽相照相盞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欲惡
去就於是橋起雌雄片合於是庸有安危相易禍福

相生緩急相摩聚散以成此各實之可紀精之可志
也隨序之相理橋運之相使窮則反終則始此物之
所有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而已觀道之人不隨
其所廢不原其所起此議之所止少知曰季真之莫
為接子之或使一家之議孰正於其情孰偏於其理
大公調曰雞鳴狗吠是人之所知雖有太知不能以
言讀其所自化又不能以意其所將為斯而析之精
至於無倫大至於不可圍或之使莫之為未免於物
而終以為過或使則實莫為則虛有名有實是物之

居無名無實。在物之虛。可言可意。言而愈疏。未生不
可忌。已死不可徂。一作阻死生非遠也。理不可覩。或之
使莫之為疑之所假。吾觀之。本其往無窮。吾求之。未
其來無止無窮。無止言之無也。與物同理。或使莫為
言之本也。與物終始。道不可有。有不可無。道之為名。
所假而行。或使莫為在物。一曲夫胡為於大方。言而
足。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道。
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非言非默議其有極。橋起言。所起之
勦。亦也。隨序變化相隨有次。序也。橋連謂相橋代頓至也。

郭註

問物之所起。或謂道能生之也。陰陽四時皆其
自尔。非無所生。凡此事故云。為起舍近。起於陰
陽之相照。四時之相代。過此以往。至于自然。自然之
故。誰知所以。其相理相使。皆物之所有。自然而然耳。
非無能有之也。物表無所復有。故言知不過極。物也。
廢起皆自尔。無所原隨也。此議之所止。謂極于自尔。
故無議也。季真曰。道莫為接子。曰。道哉。使或使。者有
使物之功也。夫物有自然。非為之所能也。由斯而觀。
季真之言。當也。至精至大。皆不為而自尔。物有相使。
亦自尔也。故莫之為者。未為非物。凡物云云。皆由莫
為。而過失或使。則實。自使之。莫為。則虛。無使之也。
居指各實之所在。物之所在。其實至虛。意言愈疏。故
求之于言意之表。而後至焉。突然。自生。吾不能禁。忽
然。自死。吾不能違。近在身中。猶莫見其自尔。而欲憂
之。此或使。莫為。二者。世所至疑也。物理無窮。故其言
無窮。然後與物同理也。與物終始者。常不為而自然。
也。道不能使。有而有者。常自然也。故曰。道不可有。有
不可無。物所由而行。故假名曰道。胡為大方者。舉一

隅便可知也求道于言意之表則足不能忘言而存
意則不足道物之極常莫為而自尔不在言與不言
極于自尔非
言默所議也

呂註

少知聞謂之道則已有而不得此道此故疑於
無物問萬物所生惡起所謂制乎虛者也日月
往來升降消長相照相蓋相治也寒暑屈伸王相生
克相代相生相殺也物生天地間隨陰陽四時而運
是以欲惡去就乘之以行雄雌片合動靜有常故有
安危禍福聚散等事此各實之可紀而精之可志非
不可致詰者也先後相隨之謂序相理而未嘗定也
橋則乘之以行運則因之以濟相使而未嘗定也
則反終則始陰陽爾四時尔是物之所有非道之無
也言知之所止極此而已此則萬物之所生起非所
以生而起有各萬物之母是也若夫道之人未嘗
無物故不隨所廢未嘗有物故不原所起泊然無名
出乎六合之外豈言知之所及哉季真莫為隨所廢
也接子或使原所起也雞狗之鳴吠其所化所已為

也其所以鳴吠所自化所將為也精至無倫則無內
大不可圍則無外或使莫為果安在耶此所以未免
于物以其不麗于實則麗于虛故也以有各實為物
之居不知其未嘗有以無各實為物之虛不知其未
嘗無所以言而愈疏也生死之不可却止則超乎言
意雖近在身而不可觀也或使莫為皆疑之所假而
非理之真往無窮則迎不見首來無止則隨不見後
是物之理非物之形也或使莫為則可言可意不免
于物終始而已惡觀所謂無止無窮哉道不可有以
其無有也有不可無以其自無非我無之也然則道
者假名安可以名為道莫為或使皆在物一曲何足
以合乎大道言而盡道希言自然也言而盡物多言
數窮也自物觀之則道非物自道觀之無物非道
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終身言未嘗言則非言也終
身不言未嘗不言則非默也
也議至於此然後為極

循本

橋起橋然高起片合分合也精之可志精微之
記志也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而已言到盡

處知到至處不過止于物而已惟見道之人不隨物之終不原物之始歸之無有此辯論之所以息也莫為其有為之者孟子曰莫之為而為者天也或使或有使之然者孟子曰行或使之二子之說其不同如此斯勞碎也詩曰斧以斯之斯而折之則微而至無倫大而至不可圍中庸言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所謂莫為或使未免猶有物而終有差失

荆川

莫為是佛家自然性也或使是佛家因緣性也居言著物也或使莫為則有言之所自起故曰言之本

管見總論

是篇自則陽王果起論稱山陰隱德以鎮市朝奔競之風至人達物之網繆使之歸乎恬暢是謂飲人以和而使人化者也裨益治道多矣世人往往殉物失已日遠舊都望之暢然則未至蔑盡猶思所以求復而能見所自見聞所自聞其忻悅當何如人之治身猶治國也心君正而五官理國

君正而羣輔賢非獨利于一時猶足以與日後之化如湯得三臣傳于前而有夫子繼其後若四時之成歲功又何內天外人之外辨哉次因齊魏敗盟而舉兵遂引觸蠻為喻以敗當時好戰之君明所習之隘陋所爭之不足爭也孔子舍蟻止議有迹之可嫌封人論為未忌欲惡之為孽此皆示應世理身之要至於相矩歎辜人以失為在已正已以正物也遽緩隨年化恃知所不知用物之知也此又論治民化物之方靈公之為靈定葬於未然則凡所為者不得不為造物有定筭託之於人耳若夫丘里之言合散同異馬非百休立休得各大人令并為公萬物殊而道備猶大澤之百材大山之木石或同出而異用或異產而同歸不越乎形化之分化而至理盡矣結以季異接子虛實皆為執滯未免與物循環而已故必超乎言默之表心融而意得之道物之極議存焉則知可道可名之非真常而非言非默之可載道也明矣

外物第二十六

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于戮箕子狂惡來死桀紂
 以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云流
 於江蓑弘死於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為碧人親莫不
 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已憂而曾參悲木與
 木相摩則然金與火相守則流陰陽錯行則天地大
 絃於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人槐有甚憂
 兩陷而無所逃陳陳惇惇不得成心荅縣於天地之
 間慰啓沈屯利害相摩生火甚多眾人焚和月固不
 勝入於是乎有償類然而道盡王云忘懷於我者固無對於天下然後外

物無所用必焉墮蟬讀曰冲融言怖畏之氣冲融雨夜不安也慰鬱啓悶沈深屯難也償順也

郭註善惡所致俱不可必善惡所致俱不可必藏血化碧精誠之至也忠
 所適雷霆水火焚槐所謂錯行也苟不能忘形則隨
 形所適而陷於憂樂左右死生也殄之愈重則所在
 為難莫知所守故不得成縣於天地之間所希踐者
 高而闊也慰啓沈屯則非清夷平暢也生火肉焚也
 遺利則和若利害存懷其和焚矣月不勝火者大而
 黠則多累小而明則知分也唯償然無矜遺形自得
 道乃盡也

呂註凡非性命之情皆外物也故不可必龍逢比干
 而必之皆至於不免為善惡而不近刑名則何必之
 有夫外物非獨不可必於人亦不可必於已君親莫
 不欲臣子之忠孝而忠未必信孝未必愛故臣子之
 忠孝在已者也蓋道未至償然而盡雖在已所欲猶

為外物而不可必況在人者乎伍員長弘諸人必其
在在人者是以至於死也憂悲血化為碧忠誠之至而
猶不能必於欲忠之人豈不哀哉木相摩則然同類
不能無相害金守火則流異類不能無相害陰陽錯
行以下言大寇莫所逃於天地之間則震而為霆飛
而為光或出於所異或害於所同以至生火焚和而
月不足以致勝之也蓋大患有身安能無憂或係於所
同或係於所異是為雨陷墮薄不得成其所欲為心
若懸於天地之間慰略既屯而不得解猶陰陽錯行
天地大絃利害相摩生火甚多猶有雷有霆水火焚
槐之時雖清明之性如月不足以致勝焚和之火此皆
出於有心憤然則縱心而至于無心道盡於此矣
疑獨 蠶蟬凝惑不能成事遂意則慰垂意則墜遇究
信不 則沈觸物則屯利害交於胃中則生火焚和而
全矣

碧虛

道安乎內事涉於外在錢猶不可必況外物乎
以仁義為可必則夷齊不餓死用知為可必則

比干不剖心以忠為可必則伍員長弘不遭戮矣此
忠賢倭倖兩陷而不可逃也伍員長弘知事若盡忠
而不知逆君之致禍孝已曾參知事親盡孝而不知
親嫌而致憂皆未明外物不可必之理也惡來順紂
同孽相濟而不免猶木之相摩龍逢逆紂善惡異性
而遭誅猶金火相守也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絃忠孝
被刑則國家傾覆忠孝臣子所遭盡也不幸而遇閹
君頑父逆理暴虐猶水中有火及焚大槐淮南子老
槐生火是也忠而諫諍則憂及其臣倭而諂諛則憂
及其君皆陷有為之禍是以憂怵而志不得成其心
欲高顯于天地之間而世道交喪鬱閉屯滯之使無
所施用忠倭相摩悲怨日熾人和焚棄矣忠孝如月
暴虐如火月固不足以勝火唯
憤然無心而至順者乃盡道也
口義 梁紂之時賢不肖均於被禍是不可必也長弘
被放歸蜀劉腸而死蜀人以置藏其血三年而
化為碧玉晉元帝託糧運不至而殺其臣其血逆柱
而上齊以明月之鑑殺斛律光其血在地去之不滅

亦此類孝已，彭高宗子見逐於後，母曾參云：『大杖則走，小杖則受。』而害身是外物，不可必也。木本無火，相摩而生，金本至堅，見火而流，皆言其不可必。太雷雨之時，或焚樹木，故曰：『水中有火，乃焚大槐。』此皆陰陽錯行而為災之事。

循本

雨而雷霆，乃水中有火，雷火又能焚木，獨言槐者，以其以槐為取火之本也。此下言人心之火，亦有而卒不能逃，以其心之不能忘利害也。墮蟬蟲起蟻而卒不能逃，以其心之不得成如此也。事不得成，則心若懸繫于天地之間，鬱抑強躁沈溺屯結，有此數者之病，利害相摩，則心之生火愈多，不止如水中之火，暫時然也。眾人皆以此而焚其性之微，如月本屬陰，而亦變為火，不勝其多矣。天理之微不足，以當人欲之熾，於是斯道微然而喪。

洪邁

乃曰：『郭象以爲大而闇不若小，而明則知。』分子瞻所引。

也爲更之曰：『月固不勝燭，言明於大者必晦於小。』月能燭天地而不能燭毫釐，此其所以不勝火也。然至之火勝月，月耶？火耶？予記朱元成萍洲可談所載：王介甫在修撰經義局，因見燭言佛典有日月燈光明佛燈，光豈足以配日月乎？呂吉甫曰：『日燭乎晝，月燭乎夜，燈燭乎日月所不及，其用無差別。』介甫大然之，予妄意莊子之旨，謂人心如月，湛然虛靜，而爲利害所薄，生火熾然以焚其和，則月不能勝之矣。非論其明闇也。

副墨

五行之氣唯火最烈，參同契云：『木火同侶，火陰相摩，則然。』陰符云：『火生於木，禍發必克。』是也。即金性至堅，與火相守，亦爲所燬。若使陰陽錯雜，而不結則雷擊霆奮，奮水中起火，乃焚大槐。槐者東方之木，老而生火，在人身則所謂五志之火，難以直折，是也。所以休道之人，虛靜恬淡，寂寞無爲，五志之火一時俱伏，故利害不于於心，而死亡無變於已。衆人不然，則

不知外物不可必而相刃相靡於利害之場於是生
火益多而天和焚矣月固不勝火月者水也水不勝
火即醫家一水不能勝五火之意

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
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
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
鮒魚來子何為者耶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
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
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
與我無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

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

監河侯說苑作魏文侯邑金
采邑之租金鮒廣雅云鮒也
波臣猶水官常與常相與者謂水也然活耳若然則
可活也枯魚乾魚也吳越之王褚云王當是土字之
誤

郭註

言當理無小苟其
不當雖大何益

呂註

莊子貸粟明養生者止
於活身而不務有餘

任公子為大鉤巨緇五十犗界以為餌蹲乎會稽投
竿東海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
鉤鎬沒而下驚揚而奮鬐白波若山海水震湯聲
侏鬼神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昔之自制

河以東蒼梧以北莫不厭若魚者已而後世輕世才諷說之徒皆驚而相告也夫揭竿累力迫起灌漑守鯢鮒其於得大魚難矣飾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巨細大黑輪也輕才評論人才也諷說謂說已成也累小繩輪也縣令猶賞格言

郭註

言志趣不同故經世之宜小大各有所適也

呂註

任氏釣魚明經世者志於大成而不期近效

疑獨

惜健牛也大魚食之至憚赫千里言有心遠大者所得雖遲而驚動天下天下均被其澤也後

世驚而相告言得志於天下傳名于後世古伊尹太公之徒是也

須溪

兩段皆從外物上反覆上言志士之命或僅寄于少許此言志士之志將有待乎無涯而皆是也時有適然不當擇于小大也當

鮒魚之時則斗升為大任公為小

儒以詩禮發冢大儒臚傳曰東方作矣事之何若小

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

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為接其鬢摩其顙誨儒

以金椎控其顙徐別其頰無傷口中珠自上傳語于下曰臚摩一

指按也顙頭下毛也

郭註

詩禮者先王之陳迹也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故天儒者乃有用之為姦則迹不足恃也

呂註

以濟其不義何以異此

老萊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彼修上而趨促下。末僂而後耳視若營四海不知其誰氏之子老萊子曰是丘也召而來仲尼至曰丘去汝躬矜與汝容知斯為君子矣仲尼揖而退盛然改容而問曰業可得進乎老萊子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驚萬世之患抑固窶邪以其略弗及邪惠以歡為驚終身之醜中民之行進焉耳相引以名相結以隱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閉其所譽反無非傷也動

郭註

長上促下耳却近後而上僂視之儻然似當他

無非邪也聖人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奈何哉其載焉終矜爾老萊子楚人未謂頭或曰背也隱病患也迹毒百世現動矜善行而載之不己乎
郭註 人事者謂仲尼能遠形去知故以為君子揖而退受其教也業可得進者設問之令老萊明其不可進也一世為之則其迹萬世為惠故不可輕也抑固窶邪以其略弗及邪言直任之則民性不窶而皆自有略無不及之事也惠之而歡者無惠則醜矣然惠不可長故一惠終身醜也中民之行進者閉塞也反傷動邪者順之則全靜之則正也事不遠本故其功每成矜不可載故遺而弗有也
呂註 世之孝孔子者泥迹而不得其心故莊子有是論自修上促下至誰氏之子以貌求聖人者也

躬矜躬行而矜之容知則非盛德若愚者夫夫大亂生
于堯舜之間今不忍一世之傷而有為以救之是猶
禹世之患也豈富有之業固窶耶將無其謀有不
耶言皆不在是也夫惠非大知然以名相結以隱者此
之醜猶且有所不為至有相引以名相結以隱者此
中民之行進焉耳然道君子其可若是乎蓋不能絕
棄聖知而忘也蓋萬世之患者也道無為而反
焉則無非也傷道無為而動焉則無非也和安有可貴而
譽之哉或若冬涉川猶若畏四鄰躊躇之
謂也奈何載而有之以為非矜不可得也

循本

修上上身長也趨下下狹也所謂腰以下不及
禹三寸未微也末偃背微曲也後耳面前視之
不見耳也躬矜身自矜持容知飾外貌以求知驚放
驚不顧也驚萬世之患驚然自以為得不顧其貽患
萬世也抑轉語抑汝固貧窶而為此耶失其智略而
不及慮此耶惠順也順從人意以成歡愛而不知其
驚萬世之患故曰惠以歡為驚汝雖以此為驚乃終
身之醜不過尋常人之行進於此耳相引導以名

相結約以皆蔽而已隱昏蔽也仲尼身稱堯非榮故
教之曰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毀譽之而忘也若反
背此理無非傷害也若矣動無非邪僻也聖人舉事
時睹若不得已而應是以每有成功載循行也奈何
哉其所行終矜爾
戒其勿終如此也

補注

抑固窶耶以其略弗及耶言夫子所為足以致
困乃安之而不改豈命固當窶耶毋乃其智畧
不及慮

此耶

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闕阿門曰予自宰路之淵
予為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予元君覺使人
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
曰令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

網得白龜焉其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而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上之曰殺龜以卜吉乃刳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不能避剗腸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雖有至知萬人謀之魚不畏網而畏鵜鶘去小知而大知明去善而自善矣嬰兒生無石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阿門倚門也宰路淵各余且史記作豫且鵜鶘一名淘河水鳥也蘇子瞻云魚不畏網而畏鵜鶘畏其天也此與昇之雀養由基之援無異石碩古通用

郭註

神知之不足恃也如是夫唯靜然居其所能而不營於外者為全不用其知而用衆謀猶網無情故得魚也小知自私太知任物去善則善無所慕善無所慕則善者不矯而自善也如嬰兒之言汎然無言而自能者非岐而文之彼也

呂註

龜有知而不得免患有神而不能避網是為有所困有所不及為道者所以絕聖棄知也雖有至知萬人謀之寡不勝衆其情得矣魚不畏網而畏鵜鶘鵜鶘有知網無知也故去小知而大知明去善而自善則治國者何以知為哉嬰兒無石師而能言苟以知而與天下之民處其能使之不知乎

循本

雖有至知不知如與萬人謀之魚不畏網而畏鵜鶘此魚之不知也蓋魚知鵜鶘之能害已而網出于其所不竟殊不知鵜鶘之害小網之害大人能去小知而大知明矣不矜其善而自善矣如嬰兒無石師以教之而自能言蓋與衆謀之者處也人雖有知亦當與衆謀之

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則足而墊之，致黃泉，人尚有用乎？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爲用也亦明矣。則足置足墊下也，掘也，致至也，本義作至。

郭註

聖應其內，當事而發，已言其外，以暢事情。

呂註

世情以有知有能者爲有用，無知無能者爲無用，而不知無用者乃有用之所自出也。自道觀之，則世所謂知能有用者，其小易，而容足之於地，耶？

莊子曰：人有能遊，且得不遊乎？人而不能遊，且得遊乎？夫流遁之志，決絕之行，噫，其非至知厚德之任與？

覆墜而不反，火馳而不顧，雖相與爲君臣，時也。易世而無以相賤，故曰：至人不留行焉。夫尊古而卑今，學者之流也。且以稀韋氏之流觀今之世，夫孰能不波？唯至人乃能遊於世而不僻，順人而失已，彼教不學，承意不彼。波，高下貌。

郭註

性之所能，不得不爲也。性所不能，不得強爲也。聖人唯莫之制，則同焉，皆得而不知，所以得德非至厚，則莫能任其志行，而信其殊能也。覆墜，火馳，言人之所好，不避是非死生以之也。易世而無以相賤，所以爲人齊同。至人無留行，唯所遇而因之，故能典化俱也。古無所尊，今無所卑，而享者尊古而卑今，失其原矣。隨時因物，乃平戔也。至人當時應務，所在爲正，故曰：遊於世而不僻，本無我，我何失焉？故曰：順人。

而不失已教因彼性非孝也故曰彼教不孝彼意自然承而用之則萬物各至其我故曰承意不彼

呂註 列子曰至遊者不知所適至觀者不知所視物皆遊物皆觀此我之所謂遊我之所謂觀也莊子之遊亦若是而已得道者物無非道則物皆遊物皆觀雖欲不遊不可得也人而不得道雖欲遊之不可得也流遁之志因俗而為卑決絕之行離世而為高皆非至知厚德之任蓋蔽於一曲以至覆墜人馳而不顧則雖相與為君臣亦時而已易世無以相賤其不當于道則一也有至知厚德者卑不為流遁高不為決絕唯道之從而已故至人不留行為無轍迹也若尊占而卑今則以稀韋氏之流觀今世淖薄其心孰能平而不波乎唯至人乃能遊世而不為僻異順人而內不失已因於彼而教之非學也達其意而承之不彼也所教者彼之所有非教以所無也不能通天下之意則彼是生矣達其意而承之何彼之有此至人之所遊也

荆川

各分莫嚴於君臣易世則變泚其他道理豈可拘耶以是借此為至人不留行引起耳不留行即無住著浮屠不

副墨

彼教不孝承意不彼言彼所謂世教者意不屑屑焉孝之然亦承其意而不彼彼者外詞小彼言不外之也何者世出世法原非兩件有所擇擇去取則非遊于世而不解順於人而不失者矣即是有而觀蒙莊之所謂遊者定非絕物忘世之孝有道順而不自失者在焉此所以為至知厚德也

方思善

能游者溺而不止不能游者往而不反此游字是游世之游非逍遙之游也故一則為流遁一則為決絕覆墜而不反此決絕之弊人馳而不顧此流遁之弊也二人相與為君臣言各貴已而賤人善游不易乎世不失乎已而無古今彼我之分何也古未必可尊今未必可卑也以皇視帝則帝為卑矣以帝視王則王又為卑矣一古一今遞高遞下孰

矣以帝視王則王又為卑矣一古一今遞高遞下孰

能不波乎此至人所
以遊于世而不解也

目徹為明耳徹為聰鼻徹為顫口徹為甘心徹為

知知徹為德凡道不欲壅壅則哽哽而不止則跖

切跖則衆害生物之有知者恃息其不殷非天之罪

天之穿之日夜無降人則顧塞其實胞有重閤心有

天遊室無空虛則婦姑勃谿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

太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德溢乎名名溢

乎暴謀稽乎諛知出乎爭榮生乎守官事果乎衆

宜春雨日時草木怒生銚銚耨耨於是乎始修草木

之到植者過半而不知其然

人自不得中非天之罪也胞腹

郭註當通而塞則理有不泄而相騰踐也生起也凡

知然欲後失當失當而後不通故知恃息不恃知也

然知欲之用制之由人非不得已之符也天穿無降

者通理有常運也人塞其實者無情任天實乃開也

閤空曠也天遊不係也勃谿爭處也攘逆也太林

丘山之善者自然之理有寄物而通也德溢乎名者

名高則利深故修德者過其當也名溢乎暴者禁暴

則各美乎德也諛急也謀稽乎諛者急而後考其謀

也知出乎爭者平往則無用知也榮塞也官事果乎

鑄修者事物之生皆有由也到植不知其然者事由

理發故不覺也

呂註

人之耳目鼻舌不為聲色臭味所壅則為聰明
為顛甘為知德壅則更而不通不通之甚則相
蹶踐得失交戰于胸中幾何而不至於此陰陽之
患所以作衆害之所以生也凡物之有知者息存則
生息去則死息之出入隨乎牛以消長循陰陽而左
右與元氣交通無日不然則是天之穿而通之日夜
均平不始有降人頤以聲色臭味塞其竅而不使之
通所以降而不殷也人能恬淡虛無則真氣從之正
形一視天和將至是以胞有重閥邪穢不能侵心有
天遊事物不能撓室必有空虛以異乎尊卑否則婦
姑實而勃溪矣心必有天遊以出乎塵垢否則六鑿
踰而相攘矣六鑿即耳目口鼻心知也人誠知所謂
天遊則雖遊乎人間世萬物無足撓心其神足以勝
之也奚以大林丘山為善哉上德不德故無名有名
則德之溢暴之而不藏又各之溢也則謀不得不稽
乎識知不得不出乎爭榮不得不出乎生乎守此所以成
實乎衆宜聲色臭味柴其外思慮知謀柴其內而不
能相通也夫為道者之治心治之乎未乱無若草木

怒生而釗
鐸始修也

循本

足三陰之脉皆起于足指而循喉龍邪氣循經
絡而行故更與踰矣以喻道不欲塞其病則衆害皆
生不特更與踰矣以喻道不欲塞其病則衆害皆
殷盛也又言物之有知者恃其息之流通此身故也
其息之不勝者非天使然天之生人穿其孔竅氣日
夜運行無有止息顧人自塞其竅耳降下也人身中
之息皆自下而升若降而不升則死矣此借息以為
心之喻閥音限重閥重門限也胞中空虛其通竅處
如室之重閥也胞則有重閥心則有重閥若室無空
虛則姑婦拍塞在眼前矣蓋室有空虛之處則婦姑
可以寬處心無天遊則六府相攘奪矣蓋心有天然
遊衍之處則情欲不相鬪爭又如人觀大林丘山而
善之者緣平日胸次窄隘精神不能勝之故也若吾
精神足以勝之何為善之哉德本在內因各聲而溢
名本不彰因表暴而溢心者如水之汎溢而出也謀

本無甚計較因欲護人而稽留愈深柴即天地篇柴
柵之義官司屯守之處豈柴柵以為衛柴柵木不立
生于官司之所守事本無固必因衆人之所宜遂果
未行之皆失其自然者也如春雨之時草木自然怒
生而銚鑿之器始修之反傷其生而逆其性矣倒著逆也

管見

耳目鼻口心能通而無係者皆由知微為德所
致苟無德以貫之則五者俱壅為害多矣夫生
物之有息所以通一身之氣交天地之和作為以塞
閑之則非與天地元氣流通之道而氣貫榮萬物無
時休歇其有衰殺者人自以六物反塞其竇耳動物
恃乎息植物恃乎根皆其所倚以為命者也太林丘
山之善于人以平目所見隘陋忽視虛曠高明之境
心必善之此乃神不勝物反為所勝山林阜壤使我
欣欣樂未畢也哀又織之然則物之善人也豈真善
人之樂物也豈真樂哉蓋外有慕則內虧重于彼則
輕此矣夫各公器不可多取故名之出為德之失有
名而暴之又各之失也二者俱失急思所以為謀則

知出而爭與此衆害生之驗及有能守者又病在柴
塞而無變矣後言草木雖拔得雨再生時使之然人
莫知也人之命在息而使之降而不殷則所以扶
衛而補續之者豈無其道哉要在知其時而已
副墨 目蔽於色則不明耳亂于聲則不聰鼻奪于臭
則不顧口蒙于味則不甘心起于識則不知知
有分別非德知也此六根之六塵必微而淨之然後
復其本然之靈竟然六根門頭頭是障雖下幾箇
微字實則一了百當一處微處皆微矣所以道不
欲進不微則自為外物所壅如人之哽者哽而不已
則眚則衆害生之眚足陷泥淖之迹也人之虛靈
為物壅塞則將陷于物欲之中不能自拔其有存焉
者寡矣夫大物之有生恃此生息之理而今之存焉者
寡則生息微眇而不盛其不盛者非天罪之也天之
穿之者日夜無降人顧自塞其竇耳蓋此段靈光時
時透露有耳自聰有目自明乃天所穿日夜無止譬
室之有竇日光自穿惟人自塞其竇乃光明若虧蔽而不見耳

方思蓋

人待息而生息時虛而生虛者道之所集也故虛則六根為我用不虛則六根為我賊用則神藏賊則神亡凡此於中者未有不取足於外者也故德溢乎名名溢乎暴謀生乎躁知生乎爭榮生乎守官事生乎衆此皆以物勝其神以賊襲其虛者也春雨日時猶言雨暘時若也物之時息者時至則生銖鏹不能過何者其天遂也天遂則餌者可植以比天游則穿者無降故善養物者生根善養生者守息此至人所

以貴天游也

靜然可以補病背城可以休老寧可以止遽雖然若是勞者之務也非佚者之所未嘗過而問焉聖人之所以駭駭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賢人所以駭世聖人未嘗過而問焉君子所以駭國賢人未嘗過而

問焉小人所以合時君子未嘗過而問焉

靜然寂獨作靜默皆

城一作

郭註

補病非不病也休老非不老也止遽非不遽也若是有猶有勞故佚者超然不顧神人即聖人也聖言其外神言其內趨舍各有分高下各有等故不相問也

呂註

靜然至止遽古之道術有在於是雖然動而後有靜繁而後有簡熾而後有滅擾而後有寧為勞者言之所以息其勞佚者則未嘗動安用靜未嘗繁安用簡未嘗熾安用滅未嘗擾安用寧此所以不同也唯有德而後佚上者神聖之所兼也神人聖人不同者迹賢人君子不同者才君子小人則有義利之分矣

筆乘

背城舊解目病也須溪云靜非藥也然可以補病目無所見經病也而可以休老不知背城蓋

養生家之術耳按真誥云時以手按目四眚念見光分明是檢眼神之道久為之見百靈老形之兆發於用而始可以言用其意互相發明至謂人有能遊謂遊心於淡遊在內也前皆寓言此稱莊子曰正當篇本旨使學者超外物之累進虛通之域神融意適無所不之則道幾矣世習愈下往往遊所不當遊至於火馳覆墜而不顧雖聖人復出未如之何間有樂於遊者不過以江海為閑山林為善而放蕩終身焉此遊世而僻者不免務外而已繼又誨以身貴六微則道不欲壅有知恃息則人當貴虛室虛白生無往而非天遊故蒞者之務佚者不問猶君子賢聖之有差等也至於演門因毀而致爵申徒逃湯而歸河皆由上貴卓絕之行是以下立潔修之名本欲礪世興教而不知傷生害俗也故舉以為後世鑑夫以行觀言亦外物也然而非指無以見月故立言君子不憚於諄諄在學者善求其要而已矣

演門有親死者以善毀爵為官師其黨人毀而死者

半堯與許由天下許由逃之湯與摯光摯光怒之紀他聞之帥弟子而跋於窾水諸侯用之三年申徒狄因以踣河

口義

其黨人慕之乃至有哀毀而死者言好名之為累也官師猶今曰官負也許由摯光以隱得名紀他慕之亦相率而隱於窾水跋與躡同此一字鄙薄之意也紀他之意亦欲諸侯以國讓之而諸侯但以其苦用之而已自可笑三年之後申徒狄又慕隱名以至自投於河此蓋極言好名之累也

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

人而與之言哉

口義

上面既說盡了却以筌蹄之語結末亦與前篇
言而足言而不足體格一同筌蹄取魚取兔之
與也既得則無用矣言歸意也得其意則忘言矣不
能忘言則泥著而失其意矣惟忘言者而後可與言
此篇文亦精細在
兔意在於得兔也

莊子翼卷之八終

